



春秋經解卷九

宋孫覺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之法繼正即位繼弑者不行其禮僖公正卒文公逾年而行即位之禮春秋書之以為繼正繼弑之法又以謹其始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諸侯之卒天王固當使人弔且葬之叔服會僖公之葬誠禮之宜者然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書者皆非常也春秋十

二公卒葬之見于經者十一天王使人會之者一僖公而已春秋之王一十二公會葬者三而臣會其葬者二不會其葬者九春秋一切書之用見周之不君而魯之不臣也公羊穀梁皆以謂叔服之葬得禮故書不知春秋著是以記非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天王有錫於下書曰錫命已薨之公則曰錫某公命當國之君但曰錫公命此春秋之法也文公之立至是未逾一年恩德未加於民而勲勞未著於衆為天王者遽以命錫之亦非禮矣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按禮天王

就賜諸侯未為不止但春秋之王錫之非禮故志之爾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天王錫命魯公而魯公使臣拜之非禮之甚者也魯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行而使臣以往其為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弑其君頤

商人為世子則弑其父為臣則賊其君舉天下之惡無以加之故書曰世子弑其君春秋之法世子弑君則不待討賊而書葬以為其惡之大至於無可責也楚子不葬避僭

號爾非春秋於商臣偏有輕重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穀之戰春秋外秦而護晉以晉文之喪未逾年而秦乘喪
越其國以伐其同姓也齊桓晉文有大功於衰周而春秋
於其會盟侵伐未嘗以辭許之至其卒也諸侯伐齊而狄
能救之則進狄而稱人以甚諸侯之惡秦乘其喪以伐同
姓則書曰晉人敗秦師以外秦蓋桓文之伯心雖得罪於
春秋而迹亦有功於當世孔子於其卒也蓋皆以其微意
見之亦深惜之爾穀之役敗而不戰所以外秦也彭衙之
戰書戰書敗所以進秦於中國也秦驅其民連年戰傷亦

足進乎而春秋進之非進秦也所以罪晉爾晉襄承先君
之餘業不能紹先君之志以德懷諸侯而主盟諸夏攘外
裔以尊天子而二年之間興師者四敗秦於穀敗狄於箕
伐許伐衛勞弊其國以侵諸侯故秦乘晉之空虛諸侯之
背叛復來伐之彭衙之戰書戰書敗所以均晉罪於秦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之禮虞而為桑主練而為栗主僖公之卒至是十有
五月為虞主乎則五月之期亦已久矣為練主乎則小祥
之期又已過矣不時而作主非禮可知矣由公羊以言之
則謂之久喪久喪雖不中於禮然亦賢者過之而後為之
也文公未禫而納弊豈復能為久喪之事乎由左氏以言

之則曰耐而後主作主非禮也文公則固不肖父死逾年始為之主亦不如是之甚也獨穀梁記其後蓋為過練而為吉主也期年而練練又三月始為之主則亦不時非禮矣三家之義穀梁最為得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春秋之法魯公及外大夫盟非外之罪則沒其名氏而書人不以我公而盟大夫也外大夫之罪則書其名氏而沒公不書以著大夫之罪不與大夫而抗我公也公如晉晉侯卑公而使大夫盟書曰及晉處父盟所以著晉侯之罪也公行不言其如公及不言其至所以沒公如晉之迹使微者盟處父然也三傳之說皆是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之盟宋公陳侯鄭伯在焉而晉魯之臣與之盟而無其譏蓋公孫敖內臣也春秋之法內臣可以盟外諸侯外大夫不可以盟公所以尊之而責之備內之而要之至也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陰陽之異而天地反常不可以不書逾年不雨而始書于經以見時君無憂民之心雖不雨之久而恬然無志於雨也穀梁以謂僖無雨而憂之故逾時而必志文無雨而不憂故歷時而不書此說是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春秋之法譏在祭事者斥言祭名記在下事者但稱有事

僖公之薨至是未及三年而文公以其主入廟而行大禘之禮與閔之二年吉禘于莊公月數正同而吉禘非禮又復相類在莊公之祭則譏禘而僖公之祭但曰大事蓋禘者審昭穆之祭而行之于三年喪畢之後文公之喪未畢而禘祭躋僖躋僖逆祀則非禘也禘所以審別昭穆而躋僖逆之逆祀不可曰禘而宗廟之祭惟禘為大聖人是以變吉禘之文而曰大事也三年之喪未畢則祭未可書而大廟未可以禘閔公吉禘于莊公失禮於吉而禘祭大早譏吉譏禘則閔公之罪著矣文公失禮于吉禘而躋僖又甚焉躋僖不可以言禘而喪制之月未終未可以吉而吉其罪不明故特曰大事也定八年從祀先公不言禘者禘

祭得禮不書而從祀為禮之變故特記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書者皆非常也仲遂叔弓之卒不言有事則無以見變禮之因從祀先公禘祭無譏而後書大事則厭於煩重且常事所不當書者文公吉禘非禮而逆祀非禘若從而書曰吉禘于大廟躋僖公則是禘禮可瀆而逆祀可以禘也惟變而書之曰大事則所譏皆明而為法又遠聖人之旨微哉公穀以為大事則禘祭與禘同祭而異名諸儒子論宗廟之祭惟禘為詳蓋禘者與禘同祭而異名諸儒因其合羣廟之主而祭之故曰禘爾然則亦未可據也左氏言鄭祖厲王彙諸侯無祖天子之道鄭何得祖厲王乎此說非也穀果曰躋僖公先親而後祖彙文公但以僖為

閔兄故躋之爾亦非躋于莊公之上也此說亦非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之禮婚禮之將成也文公于納幣之時而猶在喪制
之月春秋以其喪而謀婚故書以罪之也左氏之說范甯
非之當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
沈潰

沈者楚所與之國中國諸侯不忍楚之暴而侵漁諸夏也
于是伐其所與之國將以懼之沈小國不勝而潰潰者其
下奔亡之辭也暴中國者楚爾沈何罪乎春秋書之以諸

侯為失所伐矣

夏五月壬子虎卒

春秋王臣不書卒書卒者皆譏之也人臣無外交之禮王
臣之卒而赴告諸侯則是外交也春秋因其卒而書之以
見其外交之罪左氏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彘翟泉之盟
書王人爾安知其為王子虎乎經不與其王臣而外交故
書之爾謂之得禮非也公羊曰新使乎我也彘春秋王臣
使魯者豈少哉何獨王子虎書卒也穀梁曰以其來會葬
夫會葬者叔服也若叔服名虎何會葬之時不言王子也
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尹氏劉卷卒亦王臣而書卒豈
亦執重者乎三傳之說皆非

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適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公羊以為死而墜左氏以為墜而死彖經書之但以上而下故言雨爾亦不言其死不死也穀梁以為災甚故書彖言雨螽則是災且為異也災雖甚安得虛加雨螽之文乎亦非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救患之道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晉為天下疆國而主盟諸侯楚暴圖江且將滅之矣晉於是使其大夫帥師救之

明年楚遂滅江則是晉師聲以救之而實不能助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書逆女來多矣未有婦者逆而言婦則是成禮於彼也禮成於彼則逆之者公也不曰公焉不與公之成于齊也春秋夫人之至者必書於經婦姜逆而不書至不與其先配而後祖也夫人之至則告廟矣春秋非之故不書爾左氏以為卿不行非禮也卿雖不行何妨書逆女乎文公居喪而大夫納幣不容逆女而使微者也公羊以為娶于大夫畧之娶大夫者雖賤可畧然稱之曰女又何傷乎三傳之說穀梁得之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

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成風倍公之妾母也妾母稱夫人則非禮矣而天王含且賵之賵者覆也天王加賜死者謂之賵言若天之覆賵也賵人之妾母已為失禮况含乎含者臣子之職卑者之事先含後賵榮叔之來主於含而兼行賵事也春秋一志之見其皆失禮矣公穀之意皆以一使而行二事為失禮故志之不知含賵之事皆以失禮故書爾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天王而會諸侯葬春秋猶譏之以為君弱臣彊君葬不會

而臣則會之也成風妾爾天王使人含且賵之又會其葬其為非禮可知矣左氏以為禮也葬人妾母之僭夫人者猶以為禮則何往而不為禮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郟秋楚人滅六之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非常則書之葬諸侯者不言某人之徃常事得禮也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失禮非常也古者大國不過三卿而諸侯之葬輒徃一卿則國家之事無闕乎故春秋之法葬諸侯使微者則無譏焉卿行則譏

之以為彊者脅弱而弱者畏彊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春秋殺大夫之例自下殺之者稱人自君殺之者稱國襄公既卒新君方幼殺之者決非其君然經書之以君殺之為文蓋公穀之說以為其君漏言而狐射姑殺之君漏言而處父見殺焉則殺之者君爾非身殺之而以告言殺之殺之亦等爾亦何論君存君亡乎二傳之說皆是

晉狐射姑出奔狄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古者天子頒朔諸侯而藏之祖廟每月之首受朔于廟而告之國中遂行朝廟之禮焉所以尊止朔重天時也蓋朝

廟之禮為告月而設之月不告則廟不朝也文公怠于政事以閏月為歲之餘日忽棄而不告又不敢廢朝廟之禮猶往朝焉猶者可止之辭大者不舉則細者可以已矣閏不告月則朝廟可已焉故曰猶朝于廟告月之禮廢於文公於是閏不告月至十有六年而朔之不視凡四諸公相因而告朔之禮殆廢春秋不可勝譏故孔子但于其廢禮之始一止其法而誅之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然則告朔之禮不行久矣而春秋所書獨文公焉又不曰始焉蓋其後或行或廢不可勝書但一見之以為春秋之法也公羊曰天無是月穀梁曰天子不以告朔二傳之意蓋皆以閏不告月為得禮

案經書不告月猶朝于廟則告月大于朝廟而月無不告之禮也以閏為餘日月不當告則一月之事皆當廢乎二傳之說非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僖二十二年魯嘗自邾取之中間不見邾人復取之迹于此再言取須句也然則須句嘗復屬邾矣而經不見之者聖人之意以須句本邾之邑魯恃其疆取之邾邾復得之為合禮于經無所訛故不書也今再言魯取之則魯罪益可知也

遂城邾

邾內邑也因須句之師而城之故言遂爾伐國取邑民已勞之又驅而城邾其視民為何如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以殺大夫自下殺之之辭也大夫不名史失之也公羊曰宋三世無大夫非也左氏曰不稱名衆也案殺三大夫者經猶書名何謂衆而不名乎又曰非其罪也案春秋見殺例皆罪之安得非罪則不名乎殺衆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案自下殺之故稱人爾何論有罪乎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與晉為世仇讎之國自穀之戰敗而數年之間兵交者四迭勝迭負殆無虛歲爾秦人之兵加晉而己者以穀

之戰未復也主穀之役者晉襄也晉襄且存則秦之報猶有辭焉晉襄死主晉國者嗣君也晉之嗣君何負於秦而乘其喪求與之戰也秦之仇讎固已易世晉之嗣君無罪可伐而幸其喪與之戰而敗之若秦者王道之所絕也春秋是以外之春秋之法外敗內則言戰四裔外也中國內也秦為無道無罪而伐晉之喪雖幸而勝春秋所不與也書曰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與及邾人戰于升陘一例也秦外裔也秦能敵晉則晉敗矣秦無勝晉之道雖幸勝之不與其勝也故言戰而不言敗焉自是之後秦兵加晉則春秋外之十年書曰秦伐晉十二年書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與易世而相讎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案春秋之間內敗而言戰者多矣豈是相敵而不書敗乎此說非也

晉先蔑奔秦

先蔑將晉之軍以與秦戰：敗而奔是以不言出也公穀之說皆是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春秋書及某大夫盟者惟二例爾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及此晉大夫是也既之盟齊襄被弑而無知見討小白在外而未入齊方無君齊之大夫不求盟以紓國之難則安危未可知於是權宜與公盟齊無君大夫盟公非大

夫之罪是以不名而曰齊大夫也晉襄已葬靈公尚幼晉
之大夫求盟諸侯以紹先君之業而諸侯皆會晉之嗣君
幼不能盟則大夫權宜而盟諸侯以大夫仇諸侯則有罪
矣然不幸而值幼君則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是以不名而
曰晉大夫也春秋之法外臣而盟我君皆書名以見其罪
不幸其國無君若無知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
盟諸侯亦書其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君薨而嗣子少若靈
公之在抱則晉之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
春秋者矣春秋之法前日後凡扈之盟不序而前無所見
以晉之大夫不名不以諸侯之序而敵一大夫也春秋通
晉大夫之得盟諸侯是以不列諸侯之爵也左氏曰後至

不書其國辟不敏案公實不至當言公不與盟何與諸侯
之序不序也公羊曰公失序也案公失序而不及會當不
見公亦不與諸侯之不序穀梁曰畧之也案為公諱而畧
之當言諸侯盟不得曰公會三傳之說皆非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
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盟于衡雍盟于暴一公子遂爾壬午乙酉四日爾公子遂
一人相去四日之間而行二事於經可以言遂也然不曰
遂者衡雍之盟與暴之盟皆受命於其君而後行事非繼
事之謂是以不曰遂也左氏曰公子遂珍之也案公子遂

實遂事於經當曰遂會維戎經不言遂何以見珍之之意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大夫受命而出雖有疾不復還死則以尸將事春秋內大夫受命出境不至而還者二焉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卒已仲遂卒于垂公子遂以疾還春秋罪其受命而不死於外故曰至黃乃復公孫敖受命弔天王之喪不至而復廢君命當誅而文公不能誅之丙戌之日遂奔莒如京師重於如齊弔喪重於時聘無故重於有疾公子遂罪之輕者猶在可誅之域公孫敖三罪俱重而文公容之至于外奔則文公與有罪焉公子遂至黃則記其地公孫敖不至京

師則不書所至之名如齊而至黃可以記至之遠近如京師而不至其所而不致命焉猶不至也公子遂之罪重於遠近公孫敖之罪重於京師重於遠近者可以地言重於京師者斷於不至此所以或地而或不地也自內而奔者例皆書出敖之奔不言出不由魯出也公羊曰不可使往穀梁曰未如也二傳之意蓋皆曰公孫敖實未嘗行也案經書如京師不至而復安得未嘗行乎二傳之說皆非

各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大夫之見殺出奔者多矣未有以官書者而宋之大夫二人皆以官書為大夫而見殺亦無足善矣然司馬死

其官為大夫而出奔則亦有罪矣然司城免於禍宋昭公之亂其國司馬為其下殺之而不知司城致其官去而不悟其為闇亂如何也故子哀之奔稱字華孫之盟稱官此數人者非聖人進之以其立汙君之朝而處之不失其道也故司馬見殺司城子哀來奔而宋人弑其君矣然則死之與去之者皆得其宜也公羊曰宋無大夫非也穀梁曰無君之辭彙近甚而不切爾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春秋書求者三皆譏之也天王崩喪事不具而求金於魯魯為人臣而使君父有求於己焉魯之罪可知矣毛伯之來不稱王使者天王在喪未出命令而國決於冢宰

夫人姜氏如齊

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書者皆非常也婦人之禮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兄弟不往也夫人姜氏如齊謂之歸寧則法不當書書之者以其不當歸而歸也三傳無說至明故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二公往者不書公如京師常事得禮法當略也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為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天王之尊下同於列國而大夫之往無間於天王也用見周道

衰而魯不臣矣公羊曰王者不書葬春秋書葬而不言其人者三皆公自往也公往葬則記之何謂不書葬乎又曰不及時書過時書彙時與不時何與於魯惟其往不往則為魯事爾又曰我有往者則書公羊之說惟此一言合春秋之義穀梁曰天子志崩不志葬彙周告崩則書崩魯會葬則書葬穀梁之說皆非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自齊還而告至于廟故書至爾穀梁以為病文公彙夫人與君敵禮其稱小君為宗廟之主反而告至蓋當然爾何謂卑以尊致乎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春秋殺大夫例有殺兩大夫三大夫而不相及者蓋其罪無所累而見殺之迹同不可以及言也殺兩大夫而言及者惟三例爾公子瑕見立於元咺咺死則公子瑕死瑕見殺由於元咺故曰及公子瑕也晉之士穀箕鄭父陳之慶虎慶寅傳載之不詳然考之經意蓋皆累而及之者也穀梁曰鄭父累也按經所書之意乃是士穀累鄭父爾此說非

楚人伐鄭

楚自齊桓之興屢與齊爭而加兵於鄭葵丘之會鄭始叛楚而附齊楚亦畏齊之彊不敢加兵於鄭也鄭恃齊之援

者十五年齊桓既沒鄭不自安復去中國而從楚晉文敗楚於城濮鄭伯復從晉文踐土之盟楚畏晉又不敢與爭鄭恃晉以安者又十五年至是晉文死楚復伐鄭矣桓文之功亦何足道哉然天下諸侯恃之以蠻服之暴者三十餘年桓文沒蠻服入侵中國而諸侯騷然無寧歲矣春秋一切著之用見中國之衰而外裔之盛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靜而不動者也動則為異矣春秋書之曰地震非所震而震也後世之為史者其記地震之異必曰地震于某然

春秋曰地震焉不曰于某也蓋聖人之意曰地當靜而反動則天下之靜者必有反其常者矣地一震動則其異應於天下不止於一方安得曰于某也春秋記地震者五未嘗曰于某蓋聖人之意欲大其異於天下也明矣

冬楚子使椒來聘

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不言君使又不言其臣之名荆時尚微春秋欲中國早為之禦不使之浸盛而侵漁中國也於是來聘君稱爵曰稱名非楚能自同於中國也所以見中國之微而荆楚之盛聘問往來中外一爾椒之不稱氏未氏者也與鄭伯使宛來歸訪同爾公羊曰始有大夫穀梁曰以其來我褒之是皆不知孔子傷中國之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

成風者僖公之妾母也僭稱夫人而春秋書葬書薨死天王賜且含之又會其葬蓋皆用夫人之禮矣於是秦人歸祔而成風之事於此不復見經矣聖人是以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為夫人者以其子僖公之失禮矣仲子係之惠公失禮者惠公也成風係之僖公失禮者僖公也仲子從夫成風從子以失禮者為從也成風之薨至是六年而秦人始歸其祔蓋亦不及事矣祔之所以送死者而成風已葬祔將焉用乎秦人不稱君使者以其送死不及於事弔生不中於禮因其僻陋之俗賤而畧之也左氏曰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按春秋一

字係於懲勸安得以舊好而書之者乎公羊曰兼之非禮按祔成風一人爾安得兼乎假令兼之不應以子先母也穀梁曰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按秦人來歸祔乃是款與魯通好而為禮方將結好以交其驩不應殺去夫人之禮而以妾母為辭也是時天王賜含會葬皆備夫人之禮秦豈獨能弗夫人乎弗夫人者由於天子不由於秦人也穀梁之說非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秦自令狐之戰春秋外之以其易世而相讎也於是秦伐晉不稱其人但曰秦者外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王臣也天王新立求親諸侯而其臣下盟于魯不自
徃而使微者盟焉書曰及蘇子盟于女栗內之惡可知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蔡之次將以侵伐諸侯而侵伐之迹不見于經則是款
為而不敢也楚之入中國久矣會盟侵伐當稱楚人君臣
同辭以賤之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
蓋自是楚與中國等矣楚蠻服而中國與之等則蠻服益
彊而中國益衰也明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秋曹
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

鹹

齊與魯相比之國也狄既侵齊而復加兵于魯叔孫得臣
與之戰而敗之不曰戰者內勝之辭也叔孫得臣不言帥
師將尊而師少也三傳之說皆以為長狄兄弟三人而叔
孫得臣敗其二人而言敗大夫之辭也案經之所書惟曰
敗狄而狄之未敗又嘗侵齊夫狄以徒眾侵魯魯豈能敗之
亦不以一人而言敗也或者長狄為將其幹軀有以異於
人故三傳因之以生此說然其事不少概見於經豈謂怪
力亂神則孔子不復語耶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春秋之法諸侯失地則名未有失地而不名者砌伯來奔獨不書名左氏之說以為公以諸侯逆之故不書名若砌伯父死不葬以地來奔而春秋書為砌伯則寵其能叛也何以示勸戒乎公羊之說以為兄弟之辭曹衛之君皆魯兄弟而奔輒書名何謂兄弟則不名乎此當從孫明復之說莊八年砌降于齊師則是砌入齊為附庸久矣於是砌逼於齊不安其國而來奔于魯春秋欲重其逼者之罪是以不名砌伯也砌伯非其罪也以迫之者其罪重不得不殺砌伯之名以見之也左氏公羊之說非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者文公之女也許嫁而卒故曰子叔姬卒左氏之經作叔姬卒以為杞伯來朝之故于是不言杞絕也彙趙子曰左氏此傳當在成八年杞叔姬卒明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經不載之載于此者誤也蓋左氏經無子字故誤之爾趙子之說是也公穀皆以為公之姊妹按若公之姊妹則不當書子經曰子叔姬則不可謂非公之子也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言氏失氏者也鄭宛楚椒一例爾公羊以謂賢其能變故書大夫彙秦本非外裔春秋因其入鄭敗于穀令狐

河曲之戰醜而外之爾若其本國自從諸侯例屢貶爾賢其變公羊殆失之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易世之讎而猶戰伐不已春秋罪之令狐之戰伐晉之役皆外秦非春秋內晉而外秦也以主兵者秦受伐者晉不得不外秦而護晉也春秋以見伐者為主河曲之戰主晉于上而不及考之傳則秦伐晉而已晉追秦而與戰秦晉交為兵主不可以晉及秦也春秋雖外秦而不言晉敗然亦罪晉交為兵主而不及秦所以原情定罪而見輕重也公羊曰不言師敗績敵也按公羊不如春秋外秦之義故為此說爾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

之也二國之戰雖亟春秋獨不辨其主兵乎兵無所主則輕重何以見之此蓋不見事之本末故苟為之說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蔭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文公為宗廟之主以主其先祖之祀大室不修而至于壞其為不敬大矣三傳之說穀梁為優乎

文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左氏謂請平于晉蓋公將如晉而衛侯因公以結晉好故會公于沓

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棗之會公已去晉而未至于魯經書還自晉者所以見公會鄭伯于道也春秋之例事畢而非其志者曰還事未畢而遂反曰復公自晉還將至于魯而鄭伯會公如晉之事已畢而會鄭伯非公之志故曰還也公羊曰還善辭也按王法諸侯無事出竟皆有罪况奔走會盟乎公一如晉而會鄭衛之君皆王法所不容者何足善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自晉還事畢穀梁還復之例止自顛倒宜趙子非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星孛之異經書之者三而皆曰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者何星闕所不知也大辰東方不曰入而北斗曰入者不全孛北斗而但入其魁中爾公穀之說皆是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孟子曰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蓋能使人為諸侯者惟天子爾晉與邾俱諸侯也就令邾國無君亦必薦之天子天子立之則立之矣晉以捷菑已國之出志欲立之乃使其臣帥師而納於邾而邾已立君捷

留於義不當立弗克納之而反邾子濂蔭卒于去年之夏
晉納捷留于今年之秋踰年而後納之則已立君必矣捷
留不當立而晉人必欲立之至邾而後不克納不曰伐邾
未嘗伐之未嘗伐邾而弗克納者非伐而弗克也義弗克
爾義弗克而知反蓋可善也然春秋書曰晉人焉此其微
意也春秋之義可責者責之不可責者不責之春秋納諸
侯者五蓋皆書其君與其臣之帥師也公伐齊納子糾楚
子圍陳納頓子于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
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不書其君即書其臣未有貶之
曰人者晉人納捷留于邾弗克納非其君則臣也然而不
書其名而曰人者豈以晉人知捷留之不可納畏義而反

不敢以兵加邾焉可為責而責之歟用兵者多矣齊桓之
師則貶之納君者多矣晉弗克納則貶之可責者然後責
之也左氏曰趙盾公羊曰卻缺也穀梁曰卻克也是皆不
知孔子貶之之意故妄言其人爾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春秋內大夫出奔則不書卒蓋奔者絕于其國而後往也
公孫敖奔莒者也而卒特書之蓋以明年齊歸其喪故錄
其卒所以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穀梁曰為受其喪
不可不卒是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春秋未逾年之君稱子者人子之心不忍有變于中年也

齊侯潘卒于五月而舍見弑于九月未逾年也不曰子而曰君者商人之弑弑成君也人子之心則未逾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逾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也穀梁曰舍之不日未成為君也按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又商人之弑書曰弑君安得未成君乎

宋子哀來奔

春秋出奔之大夫未有以字書之者而子哀之奔特書其字考經之所載又明年宋弑其君而左氏記其事以為不義宋公而出奔然則子哀見其國之將亂不忍食其祿而無救其禍於是違而去之春秋以為得_未出就之分故賢而字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商人弑其君舍魯于是使單伯往請之商人執單伯執子叔姬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姬爾然則商人既弑其君又執魯使又執其君之母其罪不可勝誅也左氏以單伯為王卿士按明年書單伯至自齊未有王臣而魯史書至者此蓋不知其為魯之王命大夫故字而不名爾公羊之說蓋又鄙惡之甚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春秋外臣來盟而不言君死使者皆善之也楚屈完來盟召陵遂却諸侯之師齊高子來盟遂寧魯曾難屈完高子皆受君命而來春秋嘉其得專使之宜故不言君使以起

其善司馬華孫者其君皆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華孫懼鄰國諸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于是不由君命權宜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以其實不受命於君不可稱君使又其憂國而舉職異於高子屈完特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見其憂國之難乃其職事之所當為者不可以矯命罪之也春秋大夫之見于經者多矣其官舉者三人焉又皆在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際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左氏曰其官皆從又曰司馬華孫貴之也盟會而備其官何足善乎不責其善而取其威儀之備聖人之意殆不然也穀梁曰無君之辭也穀梁之意近之但未精爾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奔大夫齊人歸其喪故志之爾為大夫而出奔則絕於其國生絕之死反其喪葬之義也使齊歸之非義也不言來者魯之臣非自外至者也公羊曰內辭是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見執於齊而釋之歸魯也無罪見執喜之而告于廟故書曰單伯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

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春秋之義前日後凡扈之盟前無所目而不序諸侯者所以罪文公之急於政也盟會之事雖王法所當誅而春秋之時伯主持之以號令天下從之者安不從者危文公急於國政不務安其國家而諸侯盟會不能與焉至于齊師再侵其鄙書曰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所以見諸侯之大會而公獨不與齊師再侵而外無所救也左氏曰公不與諱君惡也按書諸侯所以見公之意情何謂諱乎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春秋內女之大歸者以自歸為文言其婦道不修自絕於其夫之國也鄭伯姬杞叔姬是也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商人弑舍而自立不容子叔姬之在其國也執單伯執

子叔姬既殺其子又執其母義不忍殺之而大歸於魯也春秋原其情而書之者曰齊人來歸子叔姬非叔姬絕之也齊人絕之爾與鄭伯姬杞叔姬異矣左氏以叔姬為齊君舍之母其說是也而以單伯為王臣於其歸叔姬又曰王故也蓋因單伯而致誤也公毅之說皆以叔姬為有罪者考尋經文當以左氏為定方單伯之如齊齊已有弑君之難齊方有難單伯送女將安歸乎不容犯難而致女也蓋如齊之行為請叔姬爾若單伯叔姬實有為惡之迹則經書其執當以累及為文據經文兩執之乃是叔姬因單伯之請而見執二傳之說殊不近人情矣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春秋伐國者多矣未有曰入其郛者郛者郭也伐之為已甚矣况入其郛乎春秋甚之故曰入郛公羊曰動我也按齊自入曹之郛爾何謂動我乎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大國也為盟主其彊有素矣文公不自量其力而使大夫往盟其君齊侯卑之不盟書曰齊侯弗及盟者所以見魯之罪也鄭伯逃盟主以從楚而春秋罪之書曰鄭伯逃歸不盟魯以弱小之國邀盟彊齊而使臣以往卒之齊侯弗及盟非不能盟也弗及我大夫盟爾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視朝之禮所以敬天時尊君命令國人也一月廢之不可

况四不視朝乎然則文公怠政慢上可知矣孔子在定哀之時不欲去告朔之羊以存其禮定哀之間固嘗有不視朔者矣然經不書之視朔之禮廢自文公焉又不曰始不視朔亦或行而或廢也左氏公羊皆以為文公有疾廢之按孔子春秋皆曲盡人情之難言者昭公在乾侯時而告朔朝廟之禮不行於魯故經於一歲之首必曰公在乾侯所以見昭公之在外雖欲行之而勢不可得也文公實有疾不能行則孔子當恕之如昭公之乾侯也何為獨深罪之蓋其可行而不行故詳誅之爾穀梁之說其最精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齊侯拒季孫行父於陽穀而盟公公子遂於鄆丘豈非幣重

而禮卑歟然文公安然於魯區：使其大夫重幣以盟之亦未免有罪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毀者全除之與墮異也泉臺之設先公游觀之所而勞民力以為之文公以為非而必毀之也先君為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為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文公之毀泉臺其必有一于此矣三傳之說公羊最為得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弑君稱人賤者弑君之辭也左氏曰君無道也君雖無道

臣不可以不臣君無道而臣弑之則是有可弑之君而教人以逆也公羊曰賤者窮諸人此說是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侵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文公怠於國政而使其大夫會盟疆國諸侯之盟公不與之以求安其國家而肆然受諸侯之來討至于無所救而土疆以削人民以傷書曰諸侯會于扈罪公之不與也左氏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按春秋魯史惟魯事為詳諸侯自盟而無功何與魯事而記之乎春秋不如是之煩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皆不止也其曰臺下蓋又甚
焉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之賊也齊人殺之不以討賊書者殺商人者又
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雖弑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
其罪然後許之不討其罪而又以其私則亦曰弑君也所
以原情定罪而大為之防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魯小國大夫有幾而兩大夫同時如齊國家之事無乃缺
歟左氏以為惠公立且拜葬然則以二事行也以二事當
再言如齊經一書之安知其為二事乎穀梁以為同倫而
相介故列而數之彙副介者不當見經就令同倫所譏亦
淺爾惟其非禮故書之何用曲為之說也

冬十月子卒

子卒不地見殺者也不名之文公已葬無所名也春秋未
逾年之君書卒者三而子野止卒亦不書地趙子疑經缺
之亦恐然爾公穀皆以日不日為斷聖人之意豈其然歟
蓋亦可疑爾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赤見弑宣公立夫人姜氏不安於魯而大歸於齊聖人
書之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宣公之弑不亦明歟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廢其

